

大运河文集

村风·国风

李立泰 著

DA YUN HE WEN JI DA YUN HE WEN JI

华龄出版社



作者简介：李立泰(原名李履泰)，大专文化，聊城市斗虎屯镇人。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聊城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挖过河、任过文化站长、镇委秘书、挂职副乡长，现聊城市民政局纪检组长。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在《中国作家》、《小说月报》、《莽原》、《山东文学》、《作家报》等五十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百余篇。曾获“中国教育文学奖”、全国首届“李白杯”文学作品大奖赛优秀奖、全国“延安文艺杯”征文小说奖、首届“中国赤壁杯”征文小说一等奖等十余次全国征文奖。1992年7月被中共聊城市委、聊城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文学创作专业拔尖人才。

《大运河文集》总序

季羡林

在近现代的中国文坛上，“乡土文学”这个词儿是早就有过的。蜚声中外的作家沈从文曾经说过：“我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一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作乡土作家。”从文先生以他那独有的生动飘逸的创作风格和表面上似极平淡而实则蕴涵于心中的浓厚的思想感情写成的故事小说，风靡了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风靡了世界，为中国的文学宝库增添了辉煌。他是最优秀的乡土文学家。

我的家乡是鲁西北的临清，同从文先生的家乡湘西的边城，迥异其趣。他的家乡有沅水；我的家乡有大运河。但沅水至今仍有源头活水，畅流不绝，我的大运河，除南部一段外，却早已断成两截，北部淤塞，无复河形。

但是，临清毕竟是有名的地方。在津浦铁路修通以前，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就是大运河，而临清是大运河北段的重要港口，枢纽地带。隋炀帝以后，历代帝王南巡，大都要经过临清，连名闻天下的元代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到过临清，而且见诸记载。

临清当年的辉煌，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但是，现在那里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诗家、词家，依然结社会友，吟咏烟雾，抒发逸情，“文采风流今尚存”，差堪比拟也。

同临清比邻的地区首府聊城，也是鲁西文化宝地。虽海源阁之光辉已熄，而光岳楼之巍峨犹在。而胭脂湖绿水垂杨，蕴涵着无量灵气，“欲把胭脂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同。”那里的文人学士，以及并非昔日文人学士一类之人，都能舞笔弄墨，为现实生活写照，为当前的风物绘图。

王勃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专就“人杰地灵”而论，人杰必借地灵，地灵必出人杰。临清、聊城两地目前都出了一些作家。他们之中，有的本职工作就与写作有关，比如省以上作协、文协的会员。有的本职工作与创作关系不大，比如地委机关干部，他们也在创作。文化局及地区文联的干部与创作有点关系，从事创作活动的更多。有类似情况的还有编辑、记者、教师等。最令人欣慰的是其中也有工人，有农民，还有经商的个体户。他们在这鲁西北的大运河畔，在各自从事自己的工作之余，从事创作。他们热爱本乡本土，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改革开放的新气象，怀着一腔热爱，吸乡土之灵气，化现实于笔端，写出了在不同程度上感人肺腑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甚至曲艺、小品，外加评论，形式不同，而内容所蕴含者则并无二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个物不是别的，正是鲁西北大平原的乡土精神。他们把这些作品称之为乡土文学，不亦宜乎！成为一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必先是乡土的，然后才是民族的；必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乡土文学必须充分重视，然后才真正能谈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才真正能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的鲁西北大平原，决不逊于从文先生的湘西边城。我们的大运河也决不逊于从文先生的沅水。但是，我们这一群乡土作

家，却无论如何也不敢说，无逊于从文先生。对于从文先生，我们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从文先生是我们“往之”的对象。既然有了对象，只要勇往直前，锲而不舍，经过千锤百炼，必有达到的一天。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对这一批乡土作家的期望。

现在，京九铁路已经通车，它必能取代当年的大运河，成为鲁西北文化振兴、经济腾飞的基础。我们可以说，这是地更灵的先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更杰。这也是我的信念和期望。是为序。

1996.10.23

小病乍愈，窗外落叶如飞蝶

风的走向

——《村风·国风》序

姜建国

风，有东西南北风之分；也有春风、秋风、热风、寒风之分。立泰的散文，半是村风，半是国风，且村风占了上风。

《村级编剧》《女镇长》《东姐儿》《香嫂》《春嫂》《神炕》等，均为村风；《叠彩雨》《柳江絮》《瑶寨一夜》《延安八月》《真正的黄河》《夜宿黄陵》等，当属国风。其实，村风亦属国风范畴。我所以如此分类，只是为了写序方便，别无他意。

立泰既写小说，又写散文。他以散文的笔调写小说，又复以小说的手法写散文。他的散文创作，始于八十年代中期，几乎与他的小说创作同时起步。此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和他的小说创作一样，逐渐走向成熟。

艺术以生活为本，散文创作也不例外。自然，有了生活，还不等于有了作品，否则，作家就太多了。当你有了一些生活阅历之后，是否能将生活转化为艺术，还要看你对生活认识和体验的方式、程度如何，更重要的是看你的文学修养、艺术功力和价值取向如何，然后才能决定成功与否。不是么，作为一个青年作家，立泰不但具有比较深厚的生活根底，而且善于吸收和消化生活，然后加曲发酵，精心酿造成酒。立泰的散文，除

了取材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他也善于从父辈的生活中召唤那些那怕已经变得十分遥远和模糊的人物，使之化为具有那个时代色彩的鲜明形象。《村级编剧》就是这类散文的代表作。这篇佳作的开头结尾，行文落笔，皆收放自如，无拘无束。没有绕什么弯子，没有设什么沟沟坎坎，下笔即切题：“村长长得挺抓人儿，他还会敲一手很漂亮的鼓点儿，把那面牛皮鼓用一双槌子打出水平来了。直打得村上大姑娘小媳妇的心慌慌的，晚饭没吃完心就飞到鼓乐那儿去了。”如此轻松、欢乐的抒情调子，立泰就是用这种朴素和清新的文笔表现出来的，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充满亲切和真挚的感情。

读立泰的作品（包括小说和散文），我突出的感觉是在他那多少显得有些素淡朴讷的文字底下，自有一道明亮的光辉，自有一股隽永的情思。在写法上，立泰喜欢用一种从容的章法、和谐的格调信笔写来，一切都是那样自然流畅，仿佛这些人和事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眼前。你视而不见行么？为写这篇小序，我又通读了这部十余万言的散文集，我发现立泰无论采用什么写法，他都不刻意求工，不故作惊人之笔，而是一切顺其自然。如《身在岳阳》一文，立泰仅仅是把岳阳作为导火线，重点放在“心系东昌”中燃烧：“我家乡聊城的光岳楼雄伟壮观，且有环城湖做她的陪衬，论身价比岳阳楼不差，论个头比岳阳楼要大几倍，可名气却比岳阳楼小得多。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类似范仲淹这样的大手笔留下一篇歌赞她的传世之作。”而在《真正的黄河》一文，立泰又是这样写的：“黄河是我故乡的河，母亲河。我的家乡长在黄河故道。今生到过黄水滔滔、波浪汹涌宽阔的黄河多次。可还没有见过黄土高原上的黄河，和她的世界著名的壶口瀑布。故乡是黄河扔下的故道平原，不知是多少年前黄河发怒了还是发了慈悲，让这方子民休养生息，种地

打粮，她夺路而去。这儿成了长好庄稼冒甜水的大平原。”这是立泰站在壶口瀑布下获得的灵感，面对的是黄土高原的黄河，抒发的却是故土情结。读者不难看出，作家写作时，他没有太多地顾及文体观念，而是从内在的情感需要出发，从艺术生命出发。立泰，这个憨厚的鲁西汉子，以他对故土无比眷恋的情怀，不论走多么遥远，不论走到哪里，他向读者倾诉的都是自己在故土的所感所想所思所悟，就像乡土文学大师孙犁和沈从文那样写白洋淀和湘西，篇篇都糅合了人生、社会和故土情结，而自成格局。诚然，立泰的散文多为线型结构，不像大师们那样精于网状结构，因为网状结构能容纳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闪烁着更为斑斓灵智之光。好在立泰的散文近作，正向这方面转化。

散文的真善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真，善和美都失去了依托。为此，立泰的散文，很注重在这个“真”字上下功夫。他的散文的真，包括纪事之真和感情之真。他对真的追求，直接落实到细节的描写上。众所周知，无细节之真实，既无整体的真实。立泰那篇抒写自己创作历程的《黄昏里》，说他经历过一百七十七次退稿遭遇，好在一百七十八次投稿成功了！他写道：“老母亲闻讯，迈动三角板儿似的小脚儿，凑上来：“哪里登了？！”“济南……娘。”我说不成句。母亲爬到炕头上，拿出个盛蛐蛐的葫芦，“哗啦”倒在桌子上一堆豆粒儿。老人家一粒一粒的数着。莫名的激动，难状的温情。那真是一种苦涩的温馨。“这是一百七十八个豆粒儿。”“济南府，济南府啊！”母亲的两行老泪“扑扑”地砸在豆粒上。有了这个让人撕心裂肺的细节，整篇散文都活了，就立起来了！

从本质上说，立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土作家。他只有进入熟稔的乡土世界，才可能显示出唯他所有的未经伪饰的真善

美，他的最好作品，无论是小说，抑或是散文，都是梦系故土的产物。也只有梦系故土，立泰才能写出高品位的作品。

我相信。

1996年3月16日于寒舍

目 录

总序	季羨林
序	姜建国
村 风	
黄昏里	3
女镇长	7
春 嫂	10
东姐儿	13
桂 花	16
香 嫂	18
抻 炕	20
麦茬地	23
去 日	26
每当我想起	30
送花糕	33
娃娃媒	35
买 表	37
病入膏“肓”	39
战 友	41
鼾 雷	44
赶春集	47

贝 贝	51
佛 爷	54
雪 地	57
让 贤	61
六拧筋烧鸡店	65
现场会	68
“失 误”	71
又是大雁南归时	74
京九铁路到俺庄	77
沂蒙三兄弟	79
二百鸡蛋	83
他是老黄牛	85
内 部	88
杨发富进城	92
聋大伯	96
党 课	98
我认识的第一个党员	100
通知单	104
断 电	106
丁 科	108
意料之外	110
村级编剧	112
冷桌子·热板凳	115
麻班长	122
范进新传	124
我们的文联	126
堵鸡窝	130

配牛会.....	134
笔会的日子里.....	139
国 风	
桂南行.....	147
柳江絮.....	152
叠彩雨.....	157
瑶寨一夜.....	161
韶山情思.....	163
赤壁漫游.....	165
凤雏庵前.....	167
陆水千岛.....	170
身在岳阳.....	173
西延线上.....	176
真正的黄河.....	180
夜宿黄陵.....	183
延安八月.....	186
双手搂定宝塔山.....	189
枣园的窑洞.....	192
晨沐杨家岭.....	195
陕北汉子.....	197
白洋淀艇游.....	200
 后记.....	 204

村 风

黄 昏 里

天天盼着黄昏。

心焦。心痒。难耐。

黄昏给我带来天外的世界。

黄昏带来失望，也带来希望，希望一次次艰难地抬起头来。

秋冬春夏，雨雪阴晴，“绿色天使”日日给我送来黄昏。

那灼灼的眼神，一看便知她说的是什么。鲜嫩的葱白儿似的小手，递给我沉甸甸的东西，走了。

颤抖的手，“崩崩”跳的心，热血沸腾的眼睛——我撕开信封……

瞒妻子，更不忍心告知老母亲——她巴望我“出人头地”，甚至比我还要心切。

妻子的手象我撕信的手一样，颤抖着。

说心里话，这时候倒愿意让她打击一下，干脆说：别写了，天生不是那块料。就是发个一篇两篇文章也成不了什么家……
失望。

“南京不行，换北京啊。”她说得很认真。

我的心流泪了。

她吃苦了，上有老，下有小……

干在头里，吃在后边。脚踩黄土，头顶烈日，汗珠子砸脚面，土里刨食。汗水浇灌的责任田在村上出类拔萃……

深夜，万籁俱寂，世界象死去一样。老母亲伴我坐着，听我沙沙笔耕，看我慢慢爬格儿。冷了给我点火盆儿，热了燃蒿熏蚊蝇。不安份的雄鸡报晓了……

“儿，睡会儿吧，明儿再写。”

“娘，你睡去吧。”

……

老母亲一步一步地活到今天不容易啊。五八年领着我，背着妹妹去深翻地，搞夜战。晚上黑得睁不开眼了，也看着我完成作业。吃菜窝窝那年，我考了双百，当了三好学生。母亲逢人就夸：“俺小儿吃书。”她那菜色的脸，欣慰地笑了：“好好念。大了，好歹……”

……

满怀希望，迎来失望，但没有绝望。业余创作生活有过疯子发狂般的愉快；有过死去儿子般的难过；有过苦闷，有过思索，有过享受，一种别人没有享受过的享受。

春天，刮着老黄风的黄昏。我站在河崖上。长满茅草的荒河滩往东铺开去。地成了黄的。河成了黄的。凸凹不齐的河崖成了黄的。树成了黄的。连落日也象在黄水里泡过，黄得朦胧，黄得发晕。迷朦地照着这古老苍茫的大地。我向天水尽处走去……

……

妻子表扬我：“你写得不孬啦。”

一阵欣喜。“你咋知道？”

“人家回信都是给你印的哩。”

我的心抖。她哪里知道编辑的“认真”恰恰是不认真。她原先也是个好学生，只是她业余时间割草割得挺出色。她娘叫她辍学挣工分了，把个懂稿子弄好的人材耽误了。

她愿意听听我写的东西，聚精会神地听，停住手里的针线。她的“评论”不象笔会、改稿班上的同志，提得那样和软。她真杀真砍。

又送走一篇希望，又孕育一次失望。

落日的圆晕里，一个新黄昏。

邮递员翩翩地飘来了。

“这回倒真是你的信。”她水灵灵的眼忽闪了一下。“省里的。”

我的心“崩崩”地跳，目光呆滞地望着来信。

“快撕开看看呀！？”妻子催我。

我胆怯，害怕。

“我撕！”她闭上了眼……

“啥？采用通知。”她也乐了。

老母亲闻讯，迈动三角扳儿似的小脚儿，凑上来：“哪里登了？！”

“济南……娘。”我说不成句。

母亲到她炕头上，拿来个盛蛐蛐的葫芦。“哗啦”倒在桌子上一堆豆粒儿。

她老人家一粒儿一粒儿的数着。莫名的激动，难状的温情。那真是一种苦涩的温馨。

“这是一百七十八个豆粒儿。”

“济南府，济南府啊！”母亲的两行老泪“扑扑”地砸到豆